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巧姻緣

男兒一諾值千金，切莫因貧易素心。子受屈父來伸，姻緣巧配是天成。嘉定府金順斌，幼小家貧，與人撐船度日，為人忠厚，心慈愛物，上無父母，孤身一人。幾年積得有錢，買只小船，與人載貨，順做生意。時當明末，天下大亂，獻賦蹂躪四川。嘉定有一楊展，督勇剿賊，賊不敢來；後展遇害，賊黨復來。順斌幸有船隻，上下飄流，一不傷命，二找錢。及我朝定鼎，天下清平，順斌已積得三千餘串錢，就在嘉定城內開舖。至順治十年方娶妻陳氏，生一子，取名水生。此時極肯為善，凡一切救人利物之事，無不勇力為之。又興一撈屍會，自捐千金，各處募化。他平時肯與紳糧結交，所以人人樂從，把會興好。凡河中三四處陡灘，皆買地方報人經理。撈一死屍賞錢四百文，給板安埋；救一活命賞錢一串，無盤費者給錢歸家。眾人見他肯做好事，各神會皆報他經營，順斌亦盡心辦理不題。

且說洪雅有一富戶，姓俞名棟材，與順斌交好，撈屍會他也捐了百金。但此人外務好善虛名。內有貪財實意，平日刻苦貧民，貶剝佃戶。家住花溪鄉，離飛仙閣十里，其地險峻，鄉人俱遵金飛遺制，團練有法，從無一賊入鄉，因此棟材擁貲極厚。娶妻金氏，生二子，長名大明，次名大化，女名翠瓶。這翠瓶生來秀美，舉止端莊。棟材見金順斌好善，後必顯達，欲與聯婚。順斌以俞家富，未敢高攀。棟材再三俯求，順斌方允，朝年拜節，時通往來。

順斌名譽日盛，賓客亦多，每年進不敷出。至康熙三年，猛漲大水，順斌至河邊經理救人，忽然打來三人，浮沉江心。順斌命人去救，眾以水大不去。順斌惻然，自己去救，方救一人，忽來一股風浪把船淹沒，順斌竟死水中。迨水消撈屍，並無影響。他妻陳氏請僧超薦，各神會見順斌子幼，另報首事。陳氏請到家中，把帳一算，不夠開消，遂將舖子頂了，各會讓些利錢，方才給（清）楚。只剩錢十串，母子佃間後房居住。從此訛言四起，都說善不可為，沾著就要背時，「你看金順斌，無善不作，臨得死了無屍可撈，家亦隨化。我們切莫被人引誘，誤入善門，不惟使錢，而且倒灶。」

一夜，陳氏夢夫冠帶回家，謂曰：「我因數盡死於水劫，上帝喜我為善，封我為洪雅縣城隍，今已上任，念爾朝夕啼哭，故回家一望。爾亦壽數將終，因爾常助夫為善，上帝有命，准我夫婦聚首具府。爾可告知眾人，不要阻人善路，負我一生心力。我於某夜三更，前來接爾。」陳氏方欲問話，忽被更鐘驚醒，想其言語，歷歷在心，將夢遍告眾人，聞者半疑半信。到了某夜，陳氏忽覺頭昏眼花，知夢必驗，即將水生喊到面前，囑咐一番：

這陣神昏氣又短，咽喉哽哽上湧痰。

叫聲孩兒聽我談，為娘今夜有些懸。

「媽呀，你為著啥子事？」

前日兒父回家轉，曾把根由對娘言。

生前正直多為善，死後上帝心喜歡。

命作城隍洪雅縣，身為冥神管陰間。

說娘壽數今已滿，要接娘去不遲延。

「媽就該推辭莫去。」

此是帝命誰敢侵，猶如泰山壓一般。

娘去別事都不念，難捨我兒痛心肝。

可憐才把九歲滿，年輕骨嫩氣力單。

無兄無弟家貧賤，飲食衣服難周全。

呀，兒呀！

倘若為娘歸陰殿，兒莫啼哭要耐煩。

白日切莫尋娘喊，陰陽阻隔一重山。

晚來一人放大膽，駭了誰去把門拴？

開口切莫把人口，莫與兒童去遷翻。

見人東西莫眼淺，搞壞脾氣惹人嫌。

找個執業莫遲慢，農工商賈都找錢。

安分守己要勤儉，苦盡自然要生甜。

長大切莫胡亂乾，行要正來品要端。

好人相交惡人遠，讀好書來說好言。

有了銀錢須為善，能繼父志是奇男。

心想與兒長久談，怎奈神昏口又乾。

看兒不飽看又看，望兒不盡眼望穿。

摸了頭來又摸臉，摸了手桿摸腳彎。

為娘雖去路不遠，也要看兒轉家園。

保佑我兒無災難，早早翻身進財源。

說畢而逝。

眾人見陳氏無疾而終，與前日說的日子又合，方信為神不虛，從此訛言頓息。水生哭泣，求近鄰幫忙，念了兩天經，把母安葬。剩錢無幾，一人孤孤單單，受盡驚慌，家具器物被人誑借罄盡。次年錢已吃完，父執輩時或贈些，飽頓餓頓，難以生活，竟落於乞討之中。

他岳父俞棟材，聞女婿親亡家敗，與妻商量，念在從前交好，騎馬來看。見鋪中地是人非，問知在下河壩討口。棟材命官夫去喊，回說不見。棟材自去訪問，麵攤一人告曰：「他愛來此吃鯪魚面，客官在此等下，不久即來。」棟材坐下，果見水生丟錢攤上，拿面就吃。棟材問曰：「你叫啥名字？」答：「我叫金水生。」問：「你認得我麼？」答：「我認得你，是我半邊爹。」問：「何為半邊爹咧？」答：「我是你的女婿，即為半子，你不是我半邊爹？」棟材又問曰：「你爹媽死了，怎不借些錢去做生意，為啥要討口咧？」答：「我年紀太小，怎做得生意？大丈夫背時討口，也是常事，豈可向人乞憐嗎？」問：「你又不到我家來咧？」答：「我都想來，又怕狗咬，又怕莫人張我。」問：「你跟我去，有吃有穿。」答：「穿吃就有，但我年幼做不得活路。」問：「不要你做活路，送你讀書。」答：「好，那我就去。」棟材喊他騎馬，水生怕跌不騎。棟材叫官夫陪著水生後來，自己騎馬先歸，告知妻子。餘氏尋些衣褲，見水生來了，叫人倒水洗澡、穿換，然後引進。見水生貌秀嘴甜，都還喜歡，命隨二子讀書。又極聰明，讀了年餘，詩對便有理路。

一日，大明講不得書，老師喊水生講，水生講得有條有理。老師曰：「這們大的人，反不如小兒，看你差不差！」大明怒恨，暗將水生毒打。從此不准水生多讀，凡讀書寫字對對，比他稍微好些就要打他，紅黑把他逼住。老師姓袁，雖是廩生，不講氣節，心怕打脫館地，只管把大明研質，明知他逼住水生，也不說他。

這水生挨打受氣，抑鬱難伸，久來久去，遂成疾病，體黃身瘦，不言不語，竟至癡呆；又兼心虛，夜尿濕了睡床，餘氏每日喊人洗曬，曬得厭煩了，一見就恨。又因水生鼻涕雙流，更不喜歡，叫他與僱工同食；僱工亦恨，也不與他同桌，若是水生拈過的菜，都不肯吃，進去另要弄得。餘氏恨如眼中之釘，總想悔親。一日，見翠瓶一表人材，遂歎氣曰：「為娘當日眼瞎，把我如花似玉之女，放與那似鬼似怪之窮乞，如何下台？這下開了眼睛，另放一個有才貌的女婿，你說好不好咧？」翠瓶不答。母曰：「這是終身大事，只管講。」翠瓶曰：「兒既許金郎，就是金家人了，豈有另放之理？」母曰：「你看上他那一宗！護著他做啥？」翠瓶曰：「兒是爹媽放的，就是窮乞兒也不怨！」餘氏怒曰：「好，那鋪蓋你天天去曬！」翠瓶見母發怒，只得含羞去曬，可憐人小力單，費盡氣力才曬得上。餘氏見了心痛，依然另叫人曬，亦不再提悔親之話。一日，翠瓶又見曬鋪，見水生在後閒耍，問曰：「你為何不讀書？」水生答曰：「讀書難，得挨打。」翠瓶曰：「你發狠些，就不挨打了。」水生曰：「再要發狠，怕被舅子打死。」翠瓶曰：「不讀也到書房裡去咧，免得爹媽嫌你。」

水生把翠瓶看了兩眼，歎氣而去。來到書房，老師有人請去了，俞大明坐在師位裝師樣兒，南腔北調，罵張罵李。一見水生就喊背書，故意說他書生，將他來打釘板，打一下青一梗。方打五板，水生痛極想走，大明抓住幾個耳巴，鼻血長流。大明大笑而去，水生伏桌而哭。眾曰：「老師走了，那去尋個東道來下酒？」大化曰：「我佃戶田五爺喂兔極多，他家無人，我們去捉幾個來吃。」眾人湊興一擁而去。方才進門，田五回來大喊：「有賊！」眾駭奔走。大化曰：「是我在此，你喊啥子？」田五見有主人，便認錯送出；進房去看，絆物跌地，起看滿手是血，仔細一看，才是他女滿英殺死在地，即去投鳴。老師與近鄰保甲查明形跡，進城報案。

洪雅離飛仙閣只四十里，次日官來驗屍，只見橫睡地下，鞋落褲脫，臉有手痕，係逼奸斃命。官叫保甲來問，保甲稟曰：「田五投鳴方知。」官問田五曰：「你女到底是誰殺的？」田五曰：「民家皆已上坡去了，只留小女看屋。民先回家，見有多人在屋，疑賊大喊，見少主俞大化在內，便由他去了。後進房看，才知小女已死。」官問大化，大化曰：「童生到他家買兔，見他家無人，也未上堂，聞喊即去，殺人之事童生不知。」官見內中一人像惡，問是何人。大化曰：「是童生的長兄俞大明，他未同去，實童生與某某等八人去的。」官問大明曰：「你未同去，必知其情。」大明曰：「老師出門，托童生代館，滿堂俱在，惟金水生後來。童生見他衣有血跡，問又不說，打亦不講。童生歸家，他們即去買兔，此外並不知情。」官叫水生上堂，見衣稍有幾點血跡，官問血從何來，水生駭不知辯。官數問不答，差人代問，方說是舅子打出來的。官問打著何處，水生摸鼻。官又問：「殺人之事，你知不知？」水生不答。官曰：「看他年紀不過十二三歲，怎能逼姦殺人？各自下去。」大明曰：「他年雖小，其膽極大，調戲婦女已非一次。」官問老師，師曰：「此子累次戲人婦女，廩生責戒幾次。」官將田五叫來，喊他將屍安埋，把大明、大化及眾徒鎖了，並老師都帶進縣。

俞棟材回家調妻曰：「只想把此命案移在水生身，除了這個禍害，誰知官又不信，如何是好？」餘氏曰：「去進點水，把他治死就好了，免得害我女兒。」翠瓶在內聽得，大怒，說道：「爹！媽！你二老在講啥子？」二老曰：「未曾講啥。」翠瓶哭道：

爹媽在上容兒稟，細聽你兒把話明。

金郎昨日館未進，兒在後園看得清。

兒去勸他要發憤，因此才進書房門。

正值田家出人命，連累書房眾學生。

太爺驗屍把供問，哥哥為甚亂誣人！

呀，爹媽呀！

別人遭冤尚憐憫，代遞保狀把冤鳴。

況是女婿名分定，平白把他性命傾。

爹媽們心忍不忍，然何不怕壞良心！

他若含冤廢了命，就在黃泉不閉睛。

那時削冤來報恨，你兒焉想活命存！

「莫得那們凶，生人豈怕他鬼嗎？」

呀，爹媽呀！

常言閻王能要命，本夫要妻是古評。

還望爹媽施惻隱，莫把兒命當灰塵。

「你這妹崽，太不講臉了！爹媽做事，要你來管啥子？」

爹媽若從兒言論，免斷金家後代根。

一來兒不把節損，二來爹媽也有名。

「不從你言，你又怎的？」

爹媽若不從兒論，兒願上堂把冤伸。

兒頭可斷身可殞，要兒背義萬不能！

「女子在家從父，為父做的事你敢與父做對？」

孝子當要從治命，若從亂命是亂臣。

爹媽呀！

不如先把兒命盡，那時任你去施行。

母曰：「爹娘雖然不是，也是為你，你又何必這樣固執咧？」

呀，爹媽呀！

姻緣本是前生定，關乎風俗與人倫。

不賢女子隨波滾，敗名喪節自甘心。

你兒生成堅貞性，豈肯學那下賤人？

「金家窮了，爹媽怕你難過日子，你說通權從父，也是莫來頭的。」

女婿貧窮爹媽恨，你兒好聽命憑。

與其有銀把水進，何不週濟姓金人？

一積陰德二全命，天佑爹媽福壽臻。

棟材夫婦見女勸不回心，遂改口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進城去把他保回來就是。」翠瓶拜謝而退。誰知棟材進城，把衙門內外賄通，總想治死女婿。縣官聽得處處都說金水生人小計大，最愛貪淫，兼之心毒，沾著就說要殺人，若把此案滾脫，後來定是個大殺手。官因眾說一般，心始疑惑，夜出衙外，見房班處處交頭接耳，俱說此女定是水生殺的。官以為實情，次日提訊，將水生苦打成招。棟材藏刀於店，官又要水生獻刀，差人帶進店內，把刀拿去獻官。官見刀上有血跡，信之不疑，遂命丟卡。眾犯見他無錢，也不作踐他。

且說這官有一妻一妾，此日退堂，妾先倒起茶來，官去接茶，其妾丟個眼色，官笑，妾亦笑焉。其妻見了也倒杯茶來，丟個眼色，官未看見，莫有還他的笑臉。其妻大怒，把茶一潑，罵道：「怪得哦！只愛你的小媽，把我拋在一邊，這們無情無義的嗎？」

官曰：「啥事，我又未做啥子！」妻曰：「你愛那少母豬，笑些甚麼？」那知這杯茶正潑在妾身上。將要冒火，又聽得罵他是少母豬，更加忿怒，二人你一句我一句，大鬧起來。其妻向前打妾，妾向內跑，妻趕去，地下被茶打濕，溜個坐鬥，把氣跌脫了。官見大駭，忙拿盞湯來灌，久而不醒。官駭得無主，想道：「莫非獄有冤枉，天加報應嗎？」即命人打轎，到城隍廟去許願。回衙如故，說是死了，又不冷硬。到黃昏時，忽然大叫一聲起來，行動言語不似本人，走到官前說道：

又手上前把禮敬，尊聲邑侯聽原因。
飛仙閣下一人命，是非顛倒未得情。
既知是假無憑證，隔壁戲唱便昏心。
殺人兇手全不問，只把無辜來辱凌。
陽間有錯陰加警，故來播弄你家庭。
因此妻妾相矛盾，看你心驚不心驚！
「本縣已知改悔，你是何處神靈到此？」
你我職分無差等，你管陽來我管陰。
論我生前無他恨，只把善事認得真。
死後上帝加錫命，封為城隍管幽冥。
「既是城隍，何不留名於世？卑職也好信心頂禮。」
吾神本屬西方姓，川頁之下應武文。
生前居住在嘉定，還有一子叫水生。
「是不是今日招案那個金水生？」
正是吾子家貧圖，因無棲止傍俞門。
棟材夫婦改初性，當年愛富今嫌貧。
將就此案謀婿命，人死自然悔了親。
衙門內外買囑盡，伙將人命賣紋銀。
「卑職愚昧，得罪尊神，望其赦宥，指示兇手。」
兇手邑侯自審問，十人之中有一人。
本待說出真名姓，洩漏天機罪不輕。
邑侯改過如不吝，佇看弦歌頌政聲。
說畢倒地，不久便醒，問其前事，一毫不知。

官即命人到嘉定去問，回稟金順斌為洪雅城隍之事，人人皆知。官將俞棟材、老師、眾徒叫至大堂，又把金水生提出，罵棟材曰：「你這老狗！膽敢買囑衙門，謀婿性命，欺蒙本縣，可知罪麼？」棟材曰：「小婿殺人是堂供供出，非乾下民之事。」官曰：「本縣為審此案，錯冤好人，都遭了報應，若非我在城隍面前許願，城隍指示，怎知其中委曲！你還不認嗎？與本縣重責二百！」棟材苦求免刑。官曰：「你願打願罰？」棟材曰：「願罰。」官罰銀一千，命人押下，即刻繳來。又問大明十人曰：「這人是你們那個殺的？」都說不知。官命各掌嘴四十，還是不認。官叫拉到城隍廟去，盡脫衣服，驅入暗堂，面壁而跪，說道：「勿動，城隍對我說，殺人者他來書背。」關門時許喚驗，官指大明罵曰：「才是狗奴殺的！」眾看大明，背上有黑。那知官用煙霉糊壁，殺人者伯神書背，故以背靠壁，染著煙霉。官已先知大明像惡，疑是他殺的，至此益信。大明尚欲強辯，官命夾起，大明害怕，只得招認。

且說大明當日見師出館，便去田家偷雞。滿英聽得雞叫來看，見是大明，問來做甚麼。大明說來會田五爺。滿英說：「他在坡上去了，家中無人。」大明聽說無人，忽起淫心，進屋行奸。滿英跑入母房，大明趕進拉住；滿英要喊，被他撫嘴，滿英性烈拼命不肯。大明見奸不下去，將裁紙刀抽出，意欲駭他；誰知此刀鋒利，滿英恐怕失節，情願身死，捉著大明的手喉上幾鋸。大明見死，駭往後垣逃走，換了衣服，到書房裝師掩跡。招畢，畫供丟卡。

棟材把銀票繳來，官將票交與城隍會首事，管理生息，為水生費用，候他長大領本安家，即叫水生到書院去讀書。又罵老師曰：「此案該爾教書不嚴之過！論理該要責打，姑念斯文，從寬議免，各自下去。」又將唱隔壁戲者，各打二百，革了衙門。秋後上司回文，大明斬首。從此人人皆知水生是城隍之子，有求神者，請他酒食，央他叩懇，就有效應。於是人人尊仰，個個交呼，美食鮮衣，陡然富貴。

棟材因受氣罰銀，更加含恨，總想害他。時有降像者，假城隍之名在城隍廟作詩，斷人禍福，論中有「天下不久必亂，仙佛示眾民急作善事」等語。棟材見了心生一計，將論文改作：「天下不久，四藩必叛。城隍示眾民急宜逃避。」後書「城隍子像論」，寫了數十張，滿城貼起。這四藩是誰？雲南平西王吳三桂，福建靖南王耿繼茂，廣東平南王尚可喜，廣西定南王女婿孫延齡。此時四川錢糧皆歸雲南，棟材欲借此事使藩府知道，害婿性命。時城內有一人在乎西王府中辦事，見了論文，帶過雲南，吳三桂得見大怒，即發一道公文來捉城隍子。公差將要進城，正值書院火手回家，在店相遇，兩相問談，公差無意說出來捉城隍子，火手飛奔而回，告知山長。老師大驚，急拿銀一錠、錢一串，喊水生改名換姓，拿去逃走，免喪性命，遂告以藩府來捉之事。水生駭急，即時逃去。及公差到縣投文，縣官回文藩府，說雖有降像等人，恐其惑民，前三月已經趕逐，不知去向。三桂奏請禁止游冥降像等事。

水生出外，隨路奔波，走了二十餘日，錢已用完，拿銀去買。他倒底年輕，前日積癡未散，將銀在場頭喊賣。遇著幾個和而流盤問他，見他言語不對，說是拐子，把銀搶去，脫了衣服，還挨一頓飽打。水生哭天無路，想道：「這宗苦命拿來做啥？不如拜謝爹媽養育之恩，弔死算了！」見前面矮樹合式，把頭磕了，用褲帶套上。一牧童喊曰：「使不得！那樹太小了，前面有大的，快走，快走！」水生只得向前，赤身露體，好不羞人，不如早死早安。來至土地廟前，四下無人，就在廟角去弔。方才吊起，廟後來個農夫解下，幾個耳巴，罵曰：「你這雜種！弔頸都找不到地頭，跟我滾遠些！」水生心想：「我的命就這們苦嗎？連弔頸都莫得地頭，如何下台？」不禁傷心痛哭道：

這一陣急得我咽喉哽哽，想起我這苦命好不氣人！
自爹媽去世後就受貧困，方一跌又三銅歷盡艱辛。
幾次裡入泥塗被人提引，才走到坦途又遇沉淪。
莫不是在前生損了德行？莫不是今輩子冤孽隨身？
或者是祖有功難把後蔭，或者是爹為善墮落後人。
這都是天老爺降的報應，才使我年輕落魄驚魂。
去討口人又小門面未掙，飽一頓餓一頓打發無人。
到俞家岳父母見了就恨，連僱工與牧童都要欺凌。
在書房大舅子不准發憤，打得我渾身上又腫又青。
遭命案受冤枉法堂拷問，帶鏈子坐監卡駭掉三魂。
及到了書院中都還暢順，東來請西來邀酒吃不贏。
誰知道黑天冤從空降定，弄得我孤單單往外逃奔。

凡走州與過縣放膽前奔，遇公差又怕是我追擒。
避開津和渡口翻山越嶺，走得我兩腳酸週身痛疼。
夜晚些不歇店怕的盤問，扯不來瞞天謊費力淘神。
錢用完我才去賣銀一錠，又誰知狹路中遇著匪人。
搶了銀不上算還挨棍棍，要衣裳剝得我光光一身。
我才去尋樹子前來弔頸，遇牧童罵得我還不起聲。
太陽大曬得我皮焦肉緊，把遺體都現出好不羞人。
無奈了山廟前又尋自盡，被農人打得我臉痛頭昏。
逼住我往前走不許遲鈍，想此情遇此境如箭穿心。
是這樣做個人也是莫筋，到不如無約束走獸飛禽。
還須要另想方交代性命，將身兒到冥府事奉雙親。

水生邊走邊哭，見前面有一小河，遂去投水。忽來一隻漁船把他救起，問知情由，漁翁憐惜，留在船上幫他打魚。

且說這漁翁姓楊，乃川北倉溪縣人，家不甚豐，打魚為業，無兒無女，只夫妻二人。見水生聰明，閒時命他讀書，水生拜在膝下，改名楊光玉。讀了數年，縣府試俱列前茅。楊翁欲與娶親，光玉稟曰：「兒已定俞氏，岳雖不仁，妻子卻有節烈，誓死不肯再配，此時諒必未嫁。兒久欲去完婚，奈天下紛亂，故未稟告。」楊翁曰：「亂離之際，有女者急欲歸夫，就該早去才是。」即辦盤費，命光玉擇日出門。

時乃康熙十三年，去年吳三桂反，各省騷動，盜賊讎起。嘉定亦有賊匪江鷓子聚眾擄掠，聞洪雅花溪鄉富戶極多，暗地殺去。此時花溪團首無能，未曾練團，見得賊至各逃性命，殺得屍橫滿地，搶劫一空。及楊光玉來，到處已遭兵火，不勝荒涼。走至俞家，只有幾個佃戶，問其消息，佃戶說：「賊來之時，他父子四人出外逃難，聞在樂山縣遇賊，全家已被害矣。」光玉不禁傷心，痛哭而回。回到倉溪，家已上寨，母親又死。楊翁與他講親，都嫌他貧，總不成就。

時平涼總兵王輔臣反，命部將各處攻略。有飛鴿子從農安擾出四川，來到川北廣元各隘口屯紮，出下告示，與民通商，將搶來婦女發賣，定價十兩銀子一個。楊翁聽得此言，命光玉帶銀去買。光玉來到賊營，以一兩銀賄頭目，欲得美妻，頭目引去喊他自擇。那知賊才奸狡，將婦女用布袋裝住，免人選擇。光玉見此情景，想不買又怕賊殺，想買又不知老幼，於是摸著臉瘦、身輕、腰細、足小者擇一個，抬回店中；打開一看，才是一個老婦，心中惱恨，想：「拿做媽，奈爹爹誓不再取。管他的！事已至此，不如認他為母，回家另作商量。」便請上坐，與他叩頭。老婦曰：「遭此亂離，一家喪盡。既已買來，我就不能為妻為妾，亦可為奴為婢，何作此態？相絕之甚也！」光玉曰：「非也，我母已死，認你為母，領回事奉。」老婦大喜。

光玉僱一牲口載回。那夜在三元店東二房歇，方把行李放下，忽一老翁領一女子在東三房住。看那女子面貌腫累，身材秀麗，小足細腰，不過十七八歲。老翁安頓出堂，光玉念是同店，與他見禮，問其來歷。老翁笑曰：「我到賊營去買老伴，誰知是個少艾！管他的，帶回家去亦可歡樂餘年。你那同行老姆，又是誰人咧？」光玉曰：「與你一樣，還是賊營買的。」老翁曰：「拿來做娘做嫂？」光玉曰：「既已上當，只好拿去做媽了。」老翁曰：「我二人事同遇不同，我的運氣好，買老不得老，遇此二八嬌，快樂知多少；你去買少妻，反得老東西，看你這個人，還是點兒低！」光玉曰：「你是有福人，才得遇傾城；我是孤苦命，自然遇老彭。」講得老翁歡喜，請光玉出外吃酒。光玉心想：「借你懷中物，來解我愁腸，又不把錢費，此計到還良。」同行而去。

且說這老姆感觀光玉，見少艾心想：「造化弄人，是非顛倒，此兩宗生意若得易主而交，豈不大家都好？」即去下房，見女子背燈而坐，面有淚痕。老姆曰：「姑娘何哭之痛也？」女上前見禮，曰：「遭此亂離，生不如死，焉得不痛！」老姆曰：「天意真不可解！你本少年，今無故而配一老翁；我本衰邁，今無故而累及少年。我之所以會你者，意欲旋轉乾坤耳。」女曰：「此話怎講？」老姆曰：「他二人一喜一憂，不醉無歸；我二人張冠李戴，暗中掉換。你到我床睡著，明日早走；我睡你床，留此老翁與老翁作對，豈不兩全其美？」女曰：「多承厚意，那還不好？但我有滿腹隱情，不敢從命。」老姆曰：「有啥隱情快講！」女曰：「奴自幼時許與金郎，誓不另嫁，若隨老翁或者可以全節，不然一死而已，豈可又去害那少年嗎？」老姆曰：「亂離之世還拘甚麼小節？當此正宜通權。萬一邀天之幸，巧配姻緣，也未可知。如其不然，死猶未晚。」女聽得巧配姻緣之言，心中感動，即時跪謝。老姆導女已床睡著，轉到女床蒙頭而睡。

不久，二人歸房，老翁行路辛苦，酒入寬腸，睡下即濃。老姆暗至上房叩門，光玉開門，驚曰：「母向何往？床上何人？」老姆輕言告以掉換之故，囑其早去，免得敗露。光玉曰：「承母盛德，但是損人利己，兒心何安？」老姆曰：「此乃兩來有益之事，何損於人？」光玉拜謝。老姆又把女子叮囑方去。光玉雞鳴起來，促女收拾，以青布罩頭，馬是夜間轡好的，店主牽馬開門，即時走了。

老翁天明起來，見是老姆，知受他的播弄，心中忿怒，揚拳欲打。老姆叉手迎曰：「你這人才不識好！我為你嘔盡心血，你不感激，還要逞凶，是何道理？」老翁曰：「你以老骨換我佳人，還如此說，我要與你拼命！」老姆曰：「你偌大年紀都不曉事嗎？豈不聞『少陰配老陽，立地見消亡。明戴綠帽子，暗把性命戕』？塵世之上，夫妻要年貌相當，方能同偕無損。我與你費一片心，還要亂講！真不懂事！」說得老翁開不起腔，又想不過，遂對眾說。一人笑曰：「為人苦於不自知，自知自然無妄思。臨缸自照龍鍾影，方信得老是福基。」老翁低頭一想，忽然醒悟，載老姆而歸。

再說光玉把女子載回寨上，以情告父，楊翁大喜，命子交拜。女曰：「且慢，奴有滿腹含冤，久欲尋死，所以隨來者，欲白冤耳。將冤剖明，自當就義，豈肯與你成親嗎？」光玉心想：「又遇冤枉！我就這樣苦命嗎？」只得說道：「你講，可行則行，決不強你的。」女子從頭細訴道：

尊老伯喬梓容告稟，聽小女從頭說分明。

奴雖然落難非下品，已與人幼年結朱陳。

奴丈夫遭難遠逃遁，奴已曾誓死守堅貞。

任隨他勢逼難改性，非本夫斷不把親成！

「你叫啥子名字，許配丈夫何人？」

奴名叫翠瓶本俞姓，二爹媽乃是洪雅人。

論家財原本蓋通郡，許嘉定金郎叫水生。

「呀，你才是俞棟材之女翠瓶？我正是金順斌之子水生！今日相逢，莫非是做夢嗎？」

聽此言用目仔細定，貌彷彿相似又難憑。

說金郎奴家難准信。為甚做揚家後代根？

光玉遂將出外苦楚，尋死遇救之由，從頭告訴一遍。

聽苦情珠淚雙滾滾，好似那萬箭來穿心！

只說是今生難會定，誰知道絕處又逢生！

今日裡相逢如夢境，這都是上天好看成。

「我到洪雅完婚，聞說你一家遇害，如何又來到此處？」

自奴夫出外逃性命，未幾載三桂反朝廷。

把各省賊寇都動引，花溪鄉團首未得人。
聞亂信不把團練振，賊一到殺得亂紛紛。
我爹把家財暗罄盡，一家人出外遠逃生。
樂山縣遇賊兄喪命，幸爹媽與奴未遭擒。
到梓潼未曾探賊信，陡然間遇賊躲不贏。
將爹爹亂砍成肉餅，把母女一齊拉進營。
媽押去別營無蹤影，奴預備巴豆帶隨身。
搽臉上即時成腫病，有賊子暗地來姦淫。
奴破死大聲喊救命，正遇看賊頭把營巡。
聞喊聲拉奴去審問，將賊子梟首在轅門。
才保得名節無玷損，一步步隨賊往前行。
到廣元把營來紮定，將奴家才發去賣銀。
賊恨奴傷他同伙命，故意兒把奴賣老人。
三元店苦人天憐憫，才遇著救苦觀世音。
暗掉換慈悲把線引，奴因此才得見夫君。
奴先前見夫容修整，猶依稀帶有舊時形。
雖掉換奴心猶急病，想遇合那有這奇新？
這都是神天默照應，把姻緣暗地來湊成。
但願得烽煙早清靜，回家去振頓舊門庭。
夫妻把話說明，喜之不盡，拜完花燭，如鼓瑟琴。

次年，楊翁身故，眾有閒言，說光玉非楊之種。夫妻二人收拾行李，遂回洪雅。其岳母已在家中，見女與婿來，悲喜交集，各訴離情。光玉仍復金姓。這俞餘氏在賊營賣與南江人，半年要他送回花溪，因子離女失，時常痛哭；今見女婿身材魁偉，不似昔時模樣，大喜，將家財交與婿營，一切契約田地，概歸女婿受用。於是請客做酒，撫婿承宗。